

江南九华山间，下了一天的雨，刮了一天的风。临近傍晚，变得风狂雨骤起来。愈来愈烈的风，摇落了我园子西边两棵香樟树上残存的旧叶，还把树下四把铁椅子吹倒了。我关紧窗户，仍然听得见外面噼噼啪啪雨响，飞沙走石似的。

夜深了，收拾起案头的“篇章”。透过玻璃，看胡芦塘边一株枇杷树，被狂风撕裂了树杈，一棵雨伞般形状的漂亮果树，就那么倒下了。那是四年前的春雨里，一粒掉落土里的枇杷籽，自生而成的树，树型极好看，我曾修剪过，连年给它根部松土、施肥。枝头开过花，挂过果子。没承想，这一场春风，将其一生的美丽摧毁了，演变成一出悲剧。年轻的时候，听说过，这世上的悲剧，就是将美好毁灭了给人看的。活着活着，心便柔软了，连这株果树的断裂，也觉得心疼。

突然想起来，这样的风雨里，那条新入园的流浪狗小白，窝里可湿透了？打开门，一阵狂风，裹着雨袭来。这样的风雨，有伞也不顶用，索性顶风冒雨去园子里。看到小白的窝，全给雨淋湿了。找到它时，它已躲在露台楼梯洞里，风，在这里拐了弯；雨，也吹不进来。小家伙冲我咧嘴笑笑，露出白白的牙齿。我递给它一块吃的，它的尾巴便摇了起来。

风雨如磐的时节，众生间能够有一份挂念，彼此鼓励，一起守望黎明。早晨起来，山里的风，去了别处，雨丝也变得细了。步入园子里，扶起倒在草坪上的椅子，树边前天清淤出来的池子蓄积了许多水。这池天水，也不晓得夜色下，是哪位路过此地，倚着香樟，落下了离别泪水。小白可能听到我的声响，便跑过来，在草坪上伸了个懒腰，仰

着头，看天上的流云，开启有光亮的第一天。

园子东南角地上，摊着一堆紫藤花枝。这一场风雨之前，它们爬满这一堵红墙，像一道绿色屏障，守护着这方园子。那时，举目望去，那紫藤的绿，与墙外九华山莲花峰的翠色，一脉相承。只是，近处浓绿，远峰淡淡翠意，像中国青绿山水画似的，近浓远淡，干湿也有许多区别。与我们俗世尘埃中讲的远香近臭，恰好相反：近处可观可嗅，紫藤花开时节，那香气扑鼻而来。跟年轻人的爱恋有几分相似，爱了，便奋不顾身，爱吾所爱。而远山，虽然如同翡翠似的高冷，却只能遥遥默念。犹如相思，浓得化不开时，也只能借风、借雨，去传情达意了。山高千仞，路遥万里，怕是没有那么多的时光，去丈量这一程的相思了。

944年前，也是这样的时节，一场猝不及防的春雨，淋湿了落难黄州的苏东坡，陪他去沙湖看地的人都狠狼狈。他倒滋生出别样的思绪：人生萧瑟处，一蓑烟雨任平生。眼下，江南九华山间这一夜狂风骤雨，将我园子东南墙头上蔓延伸展的紫藤花全都掀翻在地。我刚挖完“大湖”，气力不够扶之重登墙头，也无心力去猜想，这一个风雨飘摇的夜，原本相依相伴的紫藤与红墙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局，落得这般结局？

既无气力，也无心力，那就走近前，端详这段旧墙吧。曾有省城来的一个先

生，在我园中端详半天，言之凿凿，要将园门移至此处。后来，一位成功商人走过那一段墙头，称其为“金角银边”，嘱我一定要好好将其派上用场。更早时候，一位兄长多次讲他夜观天象，此处适合建一座亭子。亭台之上，捧一本闲书，往来美女尽收眼底。那时，我初来此处山中，筑园时将园内多余的土与建筑垃圾堆放那儿，形成一座小“山丘”，成了这一带的一个高点。四年前初入冬，我闲在山中无事，突发奇想，要将那一座山丘挖掉。于是，一锹锹挖出土，一板车一板车拉走。冬天不够，搭上一轮的半个春天。挖“山”不止，终成平地，墙角摆放九口荷花缸，靠墙根栽上紫藤。墙头上爬满紫藤，墙根下开着荷花，一季又一季。

这一场春风春雨，不晓得是不是944年前淋湿过苏东坡和友人的贵州那一场风，那一场雨。不期而遇，可能，嫌我怠慢，或是木讷不热情，这才掀翻了这一堵紫藤？让我在这个早晨的细雨中，看见了我从泥土里挖出来的墙的模样。没有这一夜狂风骤雨，我与这堵墙，怎么能够扒开岁月的尘埃，再度重逢？我看见墙的斑驳，墙也目睹我白发丛生。岁月易老，我们都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。

一夜狂风骤雨，只是让我园子多了些变局，并未将我淋得狼狈。我应约将长篇小说《大湖》电子文本传给出版社，

虽然，刚刚挖完“大湖”，没有力气将紫藤扶上墙头，但是，身心还是轻松了许多。我跟妻子讲，这样的天气，我请人吃饭，可能喊不来人。若是有人喊我喝酒，无论多大的风雨，我都应约前往。一个“大湖”挖下来，真的干废掉一个小老头了。恐怕，要相当长一段时光，休养生息。把酒临风，也只能是装装样子了。

前天晚上，春风很温柔，山野间静悄悄的。我听着钢琴曲《好久不见》，心情特别平静，给远在南国同窗好友写信，回首自己这一路上的不懈怠，好不辛苦。信中自述：“我是个自带使命的人，吃大湖稻米长大，祖辈不识字，三个姐姐也不识字。我上初中，深秋时上学，还是赤脚走路。读大学时只有一双球鞋，下雨天从宿舍跑到教室，鞋子全湿了，冬天冻得流鼻涕。给大湖父老乡亲写一部大书，一直是我的心愿。波澜壮阔的时代，文学不能无视激荡人心的现实生活。”

今天上午，风歇雨住。我的同窗回信，不忘叮嘱我要夹紧“尾巴”：“说得都对，有些豪言壮语成功以后说更合适。胡适之先生说过，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，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。”末了，他也鼓励我几句：期待《大湖》早日面世，期待《大湖》带来提神醒脑的强劲功效。

我当然明白，我的人生，如同草芥，没有好吹牛的。如今，闲在江南的烟雨里，苟且与众生相伴度日，更不足为外人道也。只是，我像一株被狂风暴雨屡屡刮倒在地的小草，一次次呐喊着爬起来，于无声处，一次次铆足劲头，一次次站立起来，作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式的奋斗与努力。无人喝彩的困顿中，我也要给自己呐喊：加油。



城池 丁永清 摄

父亲一个月内接连住了两次院，咳嗽、便秘、厌食，消瘦无力，走起路来颤颤巍巍。父亲拒绝去大医院，无奈出了县医院，直接住进了养老中心。

这是一家私立养老机构，我和弟弟事先考察了一番，觉得环境、伙食等方面都不错，虽然收费偏高，总归一分货。初进养老中心时，我每天下班后都去看望父亲。他每餐勉强吃一点，讲话有气无力，但很乐观，常叫我带点闲书给他打发时间，买点糖醋大蒜头或榨菜给他开胃。乐观仿佛一剂神药。六年前，父亲曾患食道癌，只在市医院放疗一个疗程。疗程结束，父亲继续在没人要的野外荒地种菜，与陶公一样，“草盛豆苗稀”，收成看天意。食道癌居然就这样与父亲不告而别。癌症都不怕，厌食症算老几？得过去且过，父亲的厌食症，在养老中心也神奇自愈了。

有一天，父亲欣喜地对我说：“我的体重增了一斤啦！”身体状况见好，爱干净的父亲情愿自己动手，拒绝护工给他洗衣。我干脆买了一台新洗衣机送给父亲专用。养老中心给所有老人家属拉了一个群，管理员常常在群里发老人吃饭、娱乐的视频及相关消息。见父亲天天下棋打牌，活动自如，我便降低了去养老中心的频率，从每天变成每周、半个月，恰好女儿中考省城的公务员，我又要忙租房等一系列杂事，快一个月没去看父亲。那天，父亲一见到我，就说我有近一个月没有来了。原来，我和弟弟每次来养老中心，他都在台历上作记号。翻看台历，父亲在日期上除了标有儿女（分别代表儿子来和女儿来）的名字，还有许多“大”字。我问父亲“大”字代表什么，他说，就是解了大便的意思。看得出，父亲的便秘已痊愈。惭愧得很，儿女看望他的频率渐渐“便秘”。

父亲突然提出想回家，我和弟弟都想不通。一是母亲虽然身体还好，总归与父亲同龄，也有八十多岁了。以前父亲半夜上卫生间曾摔倒过两次，母亲根本没办法扶起他；二是父母生活一贯节俭得离奇，至今连空调也不愿安装，家里塞满废旧物件，生活环境某些方面还不如养老院。我和弟弟都劝父亲继续留在养老院好，大家都省心，父亲笑笑。直到有一次，养老中心打来电话说父亲偷偷溜出去逛街了，我才恍然大悟，老人渴望自由。也许在他看来，若为自由故，万物皆可抛。

因为一块储存有大量资料的移动硬盘物理损坏，我特地去了趟省城，找专业机构进行数据恢复。果然，一切皆有可能，只是价钱不菲。钱不足惜，在我心里，当前数据最珍贵。将心比心，在父亲的心里，目前自由最珍贵。想当年，父亲开大客车时，走南闯北，唉，现在竟然老到被看管的地步。不免心酸，踮出一个念头：条件允许，尽量多带父亲出门逛一逛。

好消息从天而降。只见手机群消息频频闪烁——是“养老中心群”公布民政部“近期给老人的能力等级评估报告。父亲原等级失能，现评估为能力完好。哈哈，老爸也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数据恢复。我把这个消息发在朋友圈，网友调侃老人家相当于考上了985。”

“爸爸，我明天去养老院给你请半天假，下午带你出门看风景，好吧！”我决定吃过午饭带父亲出门。电话那头，父亲高兴得像我小时候。

一株小草的呐喊

何显玉

给父亲请半天假

许承

雨后初晴。

山间的草木，被雨水喂得胀鼓鼓的。空气里，草木的清新，和着雨水尚未散去的湿润，洗涤着我们吞吐的气息。路边到处是野草野花，它们贴着地皮，伸展着腰肢。诗人说，春天的野花，星星点点，像遗失的纽扣，撒在路边。其实哪儿是遗失的呢，它是春天特意撒在路上的，为散步的人制造些小惊喜、小浪漫。

黄灿灿的蒲公英、鼠曲草，紫盈盈的紫花地丁，白里透紫、紫里泛白的诸葛菜，蓝白色星星点点的婆婆纳，葱绿的胡葱、水芹……一条山间小路，活色生香，又野趣十足。

山中草木渐深，桃树已经卸去了一树繁花，柔嫩的新叶，一小片一小片，衔在枝节上，嫩得能掐出水来，浅浅的新绿，覆着绒毛，像小女孩头上翘着的哪“髻髻”。樟树们正忙着推陈出新，枝头一边吐着嫩芽，一边脱掉老叶。那些黄的红的褐的老叶，挂在枝头，风一来，便纷纷扬扬落下来，铺了一地。新与旧在枝头交替着，不急也不赶。山楂树和一些不认得的树透出的新芽，亭亭立在枝头，像插在笔筒里的，正待泡发的毛笔，急着要出场书写新的文章。山上野樱花，一树树白色的花朵，开得浪漫又安静。最惹眼的，要算山鸡椒花了，黄而细密的花朵，一簇簇堆在枝头，开得热烈响亮，不管不顾，真是“山青花欲燃”。

这个时节，山上，随处可见的是破土而出的笋子，毛竹笋、雷笋、水竹笋，长长短短，粗粗细细。“竹笋初生黄犊角”，那刚透出一截的雷竹笋，在诗人眼里，就是小金牛的犊

角。好像看到一头小金牛，顶着可爱的小犊角，在山林里吃草、撒欢。蕨菜也是随处可见。有的刚钻出地面，头顶的小弯芽卷得紧紧的，像婴儿握着的拳头，柔嫩可爱；有的弯芽已展开，像是春天在大地上写下的一个大大的问号。筷子长短的，正是餐桌上一碗好野菜。山上看到另一种蕨菜，当地叫作老虎爪子，学名叫蕨菜。刚钻出土的蕨菜，从头到脚，裹着一层白色的毛茸茸的细丝，像蚕吐出的丝。长高了，冲破了细丝包裹的蕨菜，立在地上，活脱脱一根五线谱上的高音谱号。

下到半山腰上，在一户人家门口，一株一人多高的紫荆开着累累的紫色花朵，繁花照眼，春深意重。

山上的茶叶已经发青，一芽二叶，一芽三叶，开花似的绽开在枝头。采茶的女人在茶棵间，手指翻飞，不一会，手里就满满一把嫩芽。三月谷雨茶，茶叶长在地里，溪水淌在河里，茶叶青青，溪水清清，忽然就起了念头，想自己动手，制一杯这谷雨茶，再烧一壶这凉里的水，溪水煎山茶，煮茶喝茶品茶。无事此静坐，一日胜两日。到底，也只能想想。

想想也是好的。苏轼在《赤壁赋》里写道：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。”——这山中的风、花、草木、流水，都不属于我们，却又都可以为我们所有。

春山多胜事。这个时节，总该有这么一日，以行走之名，走进一座山山谷鸟鸣，岭头清风，草木新绿，倾听自己内心开花的声音。

巷口修鞋匠

伍一俊

这些年，我已不大修鞋。坏了便弃，省事。

但巷口那个摊子，路过时，莫名的，总要眯两眼。

老陈坐在那儿。矮凳，旧桌，桌上散着线卷、鞋钉、碎皮子。桌腿不平，他就垫了块砖。他的背微驼，那双手，骨节粗大，指甲缝里淤着黑，是胶，是线色，洗不脱的。可你看他捏针：那般粗砺的手指，捻着一根细针，穿线的当口，竟稳得叫人一怔。

张阿姨说，他在这个巷口坐了三十一年。我没去查考，但那凳面，确乎塌下去一洼，不偏不倚，正合他的臀形。木头被磨出了暗红的光，像包了浆。张阿姨还说，老陈年轻时在皮鞋厂做工，后来厂子散了，他便支了这个摊。那年他三十六，今年六十七。

一回下雨，我躲雨躲到他旁边。一个后生拎着皮鞋来，鞋跟磨歪了，说要换个新的。老陈接过去，拇指摁了摁那偏处，又翻过来瞅瞅鞋底，没吭声，从桌下摸出一块牛皮掌，比了比薄厚，又搁下了。

“不用换，”他说，“补就就好。”

后生不悦：“换个跟能有多大事？我赶时间。”

老陈不再搭腔。捏起一把小刀，沿着鞋跟边缘慢慢削。那动作极轻，仿佛在剥一枚果子的皮。削平了，又从牛皮掌上裁下一片薄片，刀尖将边缘削到几乎透明。抹胶，贴合，小锤轻敲。笃、笃、笃，每一下，都落在同一个点上。最后砂纸打磨，吹掉碎屑。鞋跟好了，薄了一层，却平展展的。

“好了。”后生接过去，翻来覆去看了几遍，又用手去摸那修补处。穿上走了两步，停下，又走两步。不言语，掏几张零钱搁在桌上，掸掸手走了。

我问老陈：“你何不给他

换个新的？省事，还能多收几个。”

他头也不抬：“能补就补。东西嘛，能用就别扔。”

这话我听了，不知怎么接。可心里头觉着，他说得在理。

后来我又去过几回。不是修鞋，就是路过站岗。我发现上了年纪的人来找他，都不急。有个老汉拎着一双解放鞋来，鞋帮磨破了。老陈说能补。老汉说：“不急，你慢慢弄，我坐这儿晒晒太阳。”他便真的坐在旁边的石墩上，眯缝着眼，晒了半个钟头的太阳。

后生们不一样。催，嫌慢，有的听说不能换新底，扭头便走。老陈从不拦，也不分辩，只低着头，缝他的鞋。

他缝鞋时，线走得极密，每一针都从同一个孔里过两遍。张阿姨说那叫“双回针”，比机器缝的还牢靠。我问他可是真的，他难得一笑：“反正没见过谁穿开了再来寻我。”

那把锥子，手柄磨得油亮，一看便是用了多年的。他拿锥子扎鞋底，总要先在蜡上蹭一蹭，再扎。那动作极慢，却每一下都扎得准。

我想起那张凳面上的凹痕。三十一年，一日坐一回，也有一万多回了。他大约不是在数日子，是日子自个儿将他坐进了木头里。

如今，修鞋的人稀了。坏了便买新的，多省事。可老陈偏执拗于修修补补，仿佛这世上所有急急慌慌要弃掉的东西，到了他手里，都慢了下来。

新的总被人捧着买，旧的常被人嫌弃。只是而今，肯坐下来候一双鞋修好的人，越来越少了——有时我想，这世上总得有人做着这种“不合时宜”的事吧。不然，那些缝缝补补的日子，就真的没了。

女儿钓虾记

陈涛

五一小长假第一天，女儿就窝在沙发上刷抖音小视频，老婆接连喊了几声“吃饭了”，她嘴上“嗯”地应着，眼睛却始终不曾离开屏幕。这孩子！想起二十年前，我像她现在这般大时，正赤着脚在村后的小溪里疯跑，晒得脱了一层皮，也舍不得回家。

那时可没有智能手机，我假期最大的爱好就是钓龙虾。村后有一条小溪，水流清澈见底，可以看到鹅卵石和螺蛳壳。立夏时节，溪沟里小龙虾多起来。随便找根木棍，系上棉线，从湿土里扒拉出来几条蚯蚓，绑在线头，往水草里一甩，不出片刻，就有小龙虾游了过来。这玩意儿没啥智商，直接伸出大钳子死死咬住。提竿的瞬间，水面荡起浪花，小龙虾在空中弓起背，阳光透过它半透明的肚皮，隐约可见那条黑色的虾线……

“等下吃完，就带你去游乐场玩吧，省得老是看手机。”老婆的话把我从追忆中拉了出来。如今小区有亲子活动区，商场里有儿童乐园。旋转木马、滑滑梯、海洋球组成了一个童话世界，虽然安全干净，可我总觉得这种被刻意安排的童真，塑料味太浓。女儿玩不了多久，就会失去兴致。于是我提议，带她回乡钓龙虾。

二十年过去，回村的那条小路已经扩宽，原来一大片杉树林消失不见，路边多了一栋栋规划整齐的自建房。好在村后的那条小溪还在，总算没有白跑一趟。我打开车子的后备箱，取出钓龙虾的工具，一根棍子，一团棉线，一块作饵的生猪肝，一个装虾的桶。

女儿起初是抗拒的。她站在沟边，生怕沾湿鞋子，小手捂住口鼻，嫌水脏，杂草里还有飞虫。我也不管她，自顾自把钩着生猪肝的线头抛进水里。风吹动水面细碎的浮萍，带来丝丝凉意。几只蜻蜓在水

面划出一道波纹，倏地又停到芦苇尖上。

“小龙虾来了！”女儿忽然叫起来。

竿梢开始颤动，像是在试探似的，一下，又一下。我示意女儿噤声。先是两根长长的触须探出水面，然后是尖尖的脑门，以及一双鼓出的眼睛。小龙虾用大钳子夹住生猪肝，拖着线，使劲往石缝里钻。我猛地提竿，这家伙却松了钳。扑通一声落进水里，水花溅起，打湿女儿的裤脚。

女儿皱眉，挽起裤脚的瞬间，又一只小龙虾上钩，被我甩到岸上，任凭我如何拖曳，一甩，不出片刻，就有小龙虾游了过来。这玩意儿没啥智商，直接伸出大钳子死死咬住。提竿的瞬间，水面荡起浪花，小龙虾在空中弓起背，阳光透过它半透明的肚皮，隐约可见那条黑色的虾线……

“等下吃完，就带你去游乐场玩吧，省得老是看手机。”老婆的话把我从追忆中拉了出来。如今小区有亲子活动区，商场里有儿童乐园。旋转木马、滑滑梯、海洋球组成了一个童话世界，虽然安全干净，可我总觉得这种被刻意安排的童真，塑料味太浓。女儿玩不了多久，就会失去兴致。于是我提议，带她回乡钓龙虾。

二十年过去，回村的那条小路已经扩宽，原来一大片杉树林消失不见，路边多了一栋栋规划整齐的自建房。好在村后的那条小溪还在，总算没有白跑一趟。我打开车子的后备箱，取出钓龙虾的工具，一根棍子，一团棉线，一块作饵的生猪肝，一个装虾的桶。

女儿起初是抗拒的。她站在沟边，生怕沾湿鞋子，小手捂住口鼻，嫌水脏，杂草里还有飞虫。我也不管她，自顾自把钩着生猪肝的线头抛进水里。风吹动水面细碎的浮萍，带来丝丝凉意。几只蜻蜓在水

面划出一道波纹，倏地又停到芦苇尖上。

“小龙虾来了！”女儿忽然叫起来。

竿梢开始颤动，像是在试探似的，一下，又一下。我示意女儿噤声。先是两根长长的触须探出水面，然后是尖尖的脑门，以及一双鼓出的眼睛。小龙虾用大钳子夹住生猪肝，拖着线，使劲往石缝里钻。我猛地提竿，这家伙却松了钳。扑通一声落进水里，水花溅起，打湿女儿的裤脚。

女儿皱眉，挽起裤脚的瞬间，又一只小龙虾上钩，被我甩到岸上，任凭我如何拖曳，一甩，不出片刻，就有小龙虾游了过来。这玩意儿没啥智商，直接伸出大钳子死死咬住。提竿的瞬间，水面荡起浪花，小龙虾在空中弓起背，阳光透过它半透明的肚皮，隐约可见那条黑色的虾线……

“等下吃完，就带你去游乐场玩吧，省得老是看手机。”老婆的话把我从追忆中拉了出来。如今小区有亲子活动区，商场里有儿童乐园。旋转木马、滑滑梯、海洋球组成了一个童话世界，虽然安全干净，可我总觉得这种被刻意安排的童真，塑料味太浓。女儿玩不了多久，就会失去兴致。于是我提议，带她回乡钓龙虾。